



師友詩傳錄

郎廷槐述

師友詩傳錄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師友詩傳錄

千山郎廷槐梅谿問

般陽張篤慶歷友

新城王士正阮亭

梁鄒張實居蕭亭

答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
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
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
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王荅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

楊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賴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張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

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
拘與隘而轉途于長慶劍南甚且改轍于宋元是以
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以開寶要不必藉
口于宗歷下轉令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張蕭亭答有問王荆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
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
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尚不可况作詩乎韓文
公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湯盤詰屈聱
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
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
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
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
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
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
耶求明示其旨

王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

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
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
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
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
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張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
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醴齊可埒
其在楚騷之後無疑况乎騷亦出于風也而五言則

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
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尾東城高且長
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
文心雕龍以爲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
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佳人以
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因
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
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
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

錄別其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

張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閒元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

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于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于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于流離白頭吟于閨闔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

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
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
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
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

王答樂府之名始于漢初如高帝之大風唐山夫人之
房中是也郊祀類頌鏡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
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
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
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

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

張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

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
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
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饒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
而字句亦多魯魚失真然其辭之古穆精奇迥乎神
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卽魏晉而降如
繆襲鼓歌曲陳思王鞞舞歌晉之白紵拂羽等歌亦
豈彷彿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
采名輩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
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

騁辭縱臆爲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譏歷下爲古官錦也

張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豔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况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于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

王答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于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耳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張歷友答文之有選自蕭維摩始也彼其括綜百家馳
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藝之英華搜羣言
之隱蹟義以彙舉事以羣分所謂略其蕪穢擷其精
英事出于沈思義歸于翰藻觀其自序思過半矣少
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約略之言蓋唐人猶有六朝
餘習故以文選爲論衡枕祕舉世咸尙此編非必如
宋人所云理也

張蕭亭答夫文選一書數逾千祀時更七朝楚國詞人
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輦悅于遙年虛元流正

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于圭陰
化馬東騫煽風流于江左誠中葉之詞林前修之筆
海也然而聲音之道莫不有理闡理敷詞成于意興
嚴滄浪云南朝人尙詞而病于理宋人尙理而病于
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善讀者三復厥詞周
知祕旨目無全牛心無畱義體各不同理實一致採
其精華皆成本領故楊載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馬
伯庸曰枕籍騷選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選爛秀才
半皆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義也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王答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常熟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而已

張歷友答世無印板詩格前與後原不必其盡相襲也
歷下之詩五古全倣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
學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
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
亦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
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
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若
以絕句言則中晚正不減盛唐又非可一槩論
張蕭亭答五言之興源于漢注于魏汪洋乎兩晉混濁

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
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
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
開元天寶閒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
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
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大歷貞
元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瞻
皇甫之沖秀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
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是皆名家擅場馳騁

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于七
言前代雖有唐人獨盛他人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
難遠別離長相思烏栖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
山謠等篇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柏行劍器行漢
陂行兵車行洗兵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皆前無
古而後無今安得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絜
量比較氣象終是不同謂之唐人之古詩則可滄溟
先生其知言哉

問七言律詩而外如古詩歌詞行曲引篇章吟詠歎謠

風騷哀怨擬弄諸體其體格音律字句何以分別始
不混雜

王答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
曰歌悲如蛩蟹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大略如此可以意會耳

張歷友答珊瑚鉤詩話云猗裁遷抑以揚永言謂之歌
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兼此二者謂之歌行如
古詩中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是也感觸事物托于
文章謂之辭辭卽詞也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

品秩先後而推之而原之謂之引如箜篌引霹靂引
之類是也煌然而成篇謂之篇章也者順理之名斷
章之謂也吁嗟嘸想悲憂愁思謂之吟長吟密詠以
寄其志謂之詠憂深思遠一唱三歎變而不滯謂之
歎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斯二者之能也見徐伯
臣樂府原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始于康衢而流于
俚俗者也刺美風華緩而不迫如風之動物謂之風
幽憂憤悱寓之此興謂之騷始于靈均而暢于宋玉
唐景諸人者也七哀八哀之類本于哀時命流于哀

江南哀江頭者也幽思激切謂之怨擬錄別之類謂之擬琴曲曰弄凡此者亦不盡七言也五言長短歌本無定則非如元人詞曲方按音律宮譜也

張蕭亭答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蟹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談藝錄云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故獲其舊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字圍環之大略也

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
鑄冶逐手而遷縱衡參互恆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
可強也嗚呼盡之矣

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
人

王答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皚如山上雪之屬七
言如大風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
五七言古音情迥別于此悟入思過半矣

張歷友答西漢樂府隸于太常爲後代樂府之宗皆其

用之于天地羣祀與宗廟者其字句之長短雖存而
節奏之聲音莫辨若擗撫其皮膚徒爲擬議以成其
腐臭耳何變化之有後人但讀之而得其神理玩其
古光幽色可也不必法其篇章字句蓋樂府主紀功
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閒雜以三言四言以
至九言不專五七言也若五七言古詩其神韻聲光
自足以飫儉腹而被詞華故學詩而不熟于漢魏六
朝者皆僉父也何必其有定宗乎

張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敘事詩貴溫裕純雅

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烏生八九子東門行
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但可爲孟德道之
王劉文學輩皆當內手矣如曹公之短歌行子建之
來日大難皆獨步千古句法如饒歌之臨高臺以軒
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工美可
宗降而六朝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殊絕至唐人
多與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而氣象雖別亦
可宗也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

王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
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
西崑于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元如
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張歷友答七言近體則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再
羽翼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宋元而下姑舍
是

張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
沈宋精巧相尙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

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劉竝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大歷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倡三歎至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黃卓然名家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于元人品格愈下雖有虞楊揭范亦不能力挽頽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况詩

家此體最難求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敢妄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王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

張歷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其次則兩漢諸家及鮑明遠陶彭澤駸駸乎古人矣子建健哉而傷于麗然抑五言聖境矣韋蘇州其後勁也陳子昂遁

入道書矣

張蕭亭答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六朝綺靡
實鮮佳篇故昔人謂當取材於選取法于唐宋文公
謂學詩當從韋柳入門愚謂不盡然盛唐詩或高或
古或深或厚或長或雄渾或飄逸或悲壯或淒婉皆
可師法當就筆性所近學之方易於見長嚴滄浪云
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
愈緊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

問其詳

王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剗爲橘枝詞而和者尙少

張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于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

聲情之儼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竹枝柳枝詞詳見詞統

張蕭亭答竹枝柳枝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于句末隨加竹枝柳枝等語因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

問七言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

王答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李滄溟謂其英雄欺人者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

張歷友答按長短句本無定法惟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閒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爲波瀾易所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要在熟讀古人詩吟詠而自得之耳昔人云法在心头泥古則失是已然而起伏頓挫亦有自然之節奏在

張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陟起陟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叙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而此其大

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實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

問七言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王答七言古平仄相閒換韻者多用對仗閒似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要頓挫切忌平行

張歷友答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

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爲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爲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惟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得謂古詩不拘平仄而可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張蕭亭答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韻清高深渺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故甯律

不諧而不得使句弱甯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
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爲字字
當活活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問七古換韻法

王答此法起于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
常侍李東川尙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
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脚輕脚輕頭重乃善

張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
四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于唐人

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駸多矣四句換韻更以四平四仄相閒爲正平韻換平仄韻換仄必不叶也

張蕭亭答或八句一韻或四句一韻或兩句一韻必多寡勻停平仄遞用方爲得體亦有平仍換平仄仍換仄者古人實不盡拘亦有通篇一韻末二句獨換一韻者雖是古法宋人尤多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王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

張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
當以西洲曲爲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
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張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
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
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
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卽換者
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
宜重用嫌韻不宜聯用也

問字中五音何以分別古人作詩原以爲歌誦其宮商角徵羽乃其旨要如有不叶終未合法宜于何書探討

王答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惟元人曲則辨五音故有中州韻中原韻之別

張歷友答古人作詩動叶律呂今人但求工于字句可耳若必欲動叶律呂而其詞不工亦無用處不知五音之精微不過于等攝門法通廣局狹處辨之此是識字學問與詩歌古文詞無甚關切若作詞曲分四

聲爲三音則非精于九宮十三調者不能若但作詩與詩餘卽陰平陽平亦可不計况五音乎蓋五音之學原于五行通于五味發于五臟叶于唇舌齒喉齶之間其門法多端又有濁聲法以盡四聲之變非數言可盡愚實未暇問津夫亦謂雕蟲小技抑壯夫所不爲矣

張蕭亭答五音分于清濁清濁出于喉齒牙舌唇如公噴貢穀喉音屬宮之宮中腫焮祝齒音屬宮之商噫噫聰簇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舌音屬宮之徵蒙

蠓夢木屑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
自判矣今人作詩但論平仄而抑揚清濁多所不講
似亦非是試述一例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
月明飽飯二字皆仄轉作飯飽黃昏二字皆平轉作
昏黃則不諧矣雖然三百篇而後未必盡被管絃但
求寫意興而已故甯使音律不叶不使詞意不工此
杜律之所以多拗體也不特詩爲然傳奇之曲乃必
用之謳歌者湯若士先生四夢多不合譜有改其牡
丹亭以叶音律者先生題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通

仙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終愧王維舊雪圖
此亦可作一證

問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

王答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卽如
杜子美詩紅綻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纖俗不可
以其大家而槩法之

張歷友答詩雅道也擇其言尤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
涉纖涉巧涉淺涉俚涉佻涉詭涉淫涉靡者戒之如
避醜毒可也然則如之何曰麗以則屏溫八又放韓

致堯其庶幾乎

張蕭亭答王敬美先生曰律詩句有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又曰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襟入唐音小詩欲作王章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惟詩亦然况鄙俗之言不典之語乎

問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若何

玉答七言五句起于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氣高也昔
人謂貴詞明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
佳

張歷友答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漢昭帝
淋池歌是也六句者古皇娥歌是也要只以簡古爲
主此外無法矣然皇娥歌或以爲後代擬作亦在然
疑之閒耳

張蕭亭答七言五句或第四句既合之後復拖一句掉
轉使餘韻悠然或二三句雙承第四句方轉以取第

五句之勢六句似當如律法前後起結三四兩句如律中兩聯總之宜孤峭中有悠揚之致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王答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宏曰五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張歷友答五言六句古齊梁閒多用之唐人劉文房龍門八詠亦善此體然幾于半律矣特以其參用仄韻故亦仍爲古體大約中聯用對句前後作起結平韻

仄韻皆可用也五言古五句體惟劉宋前溪歌爲然其詞曰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此詩頗爲創格妙有餘韻或以爲車騎將軍沈充所作舞曲也

張蕭亭答五言長篇宜富而贈短篇宜清婉而意有餘五句樂府間有似無定體興會所至無不可也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王答秦詩具于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

可以企及

張歷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然唐人詩有過于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六朝之濃且厚矣六朝尙不及何況兩漢

張蕭亭答高庭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李本甯曰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

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益乎由二公之言觀
之時代不同風氣自變苟法嚴而辭諧意貫而語秀
皆爲絕倡未可以先後論也